擒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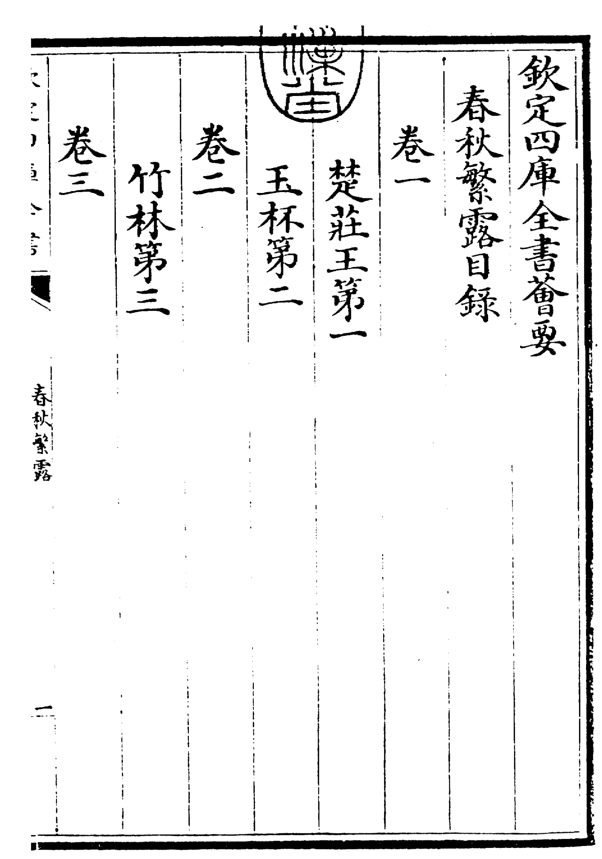
子部

春秋繁露卷一至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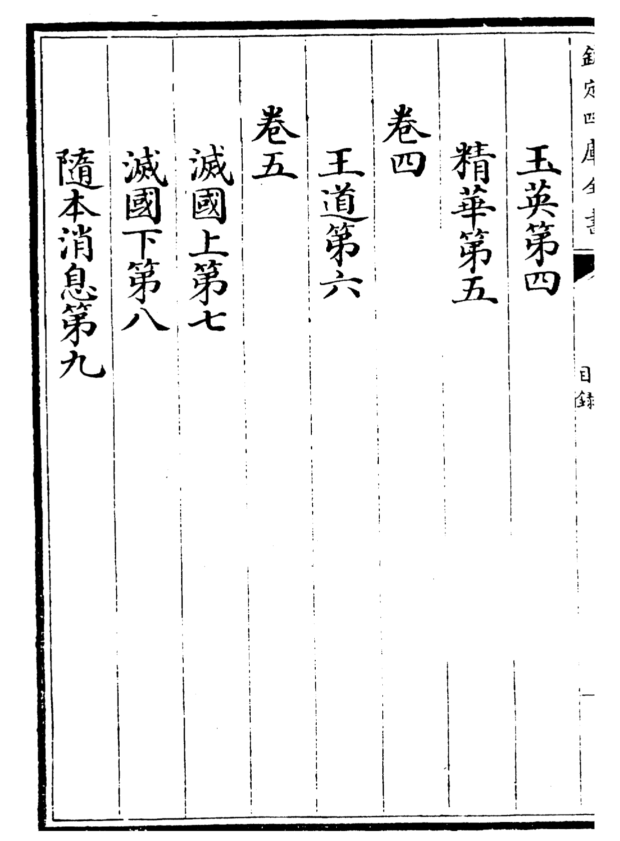
臣王杰詳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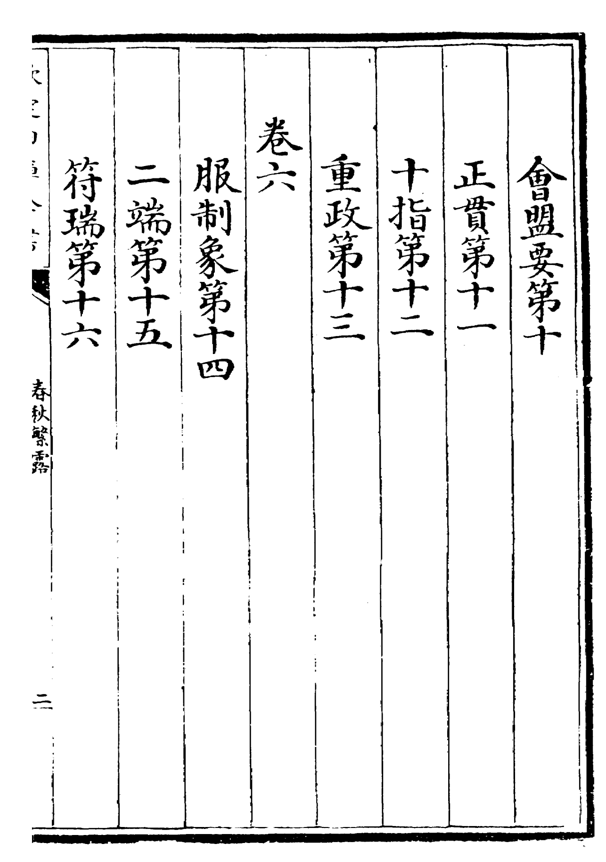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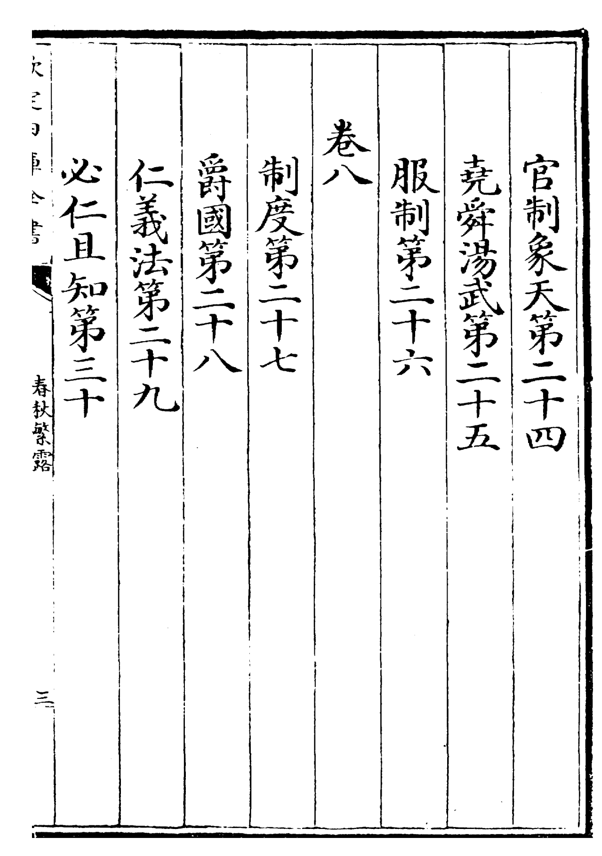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春秋繁露目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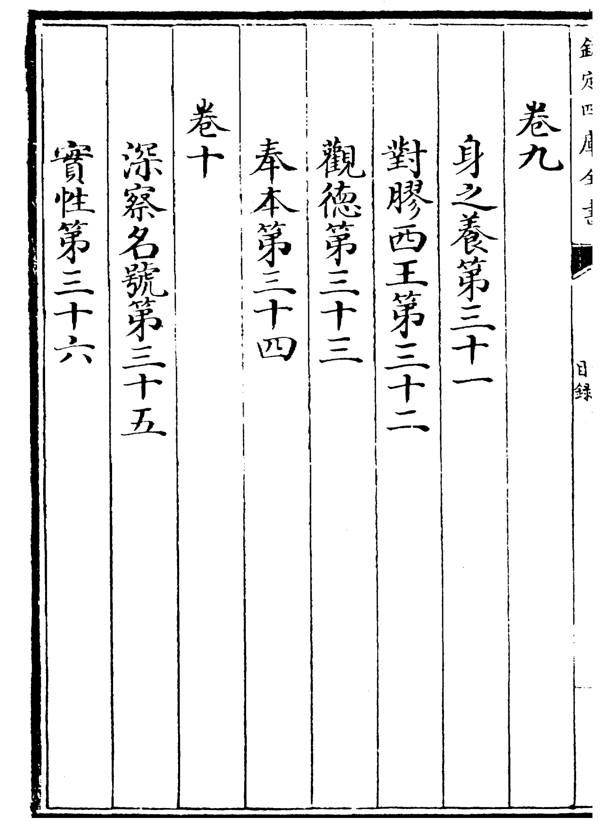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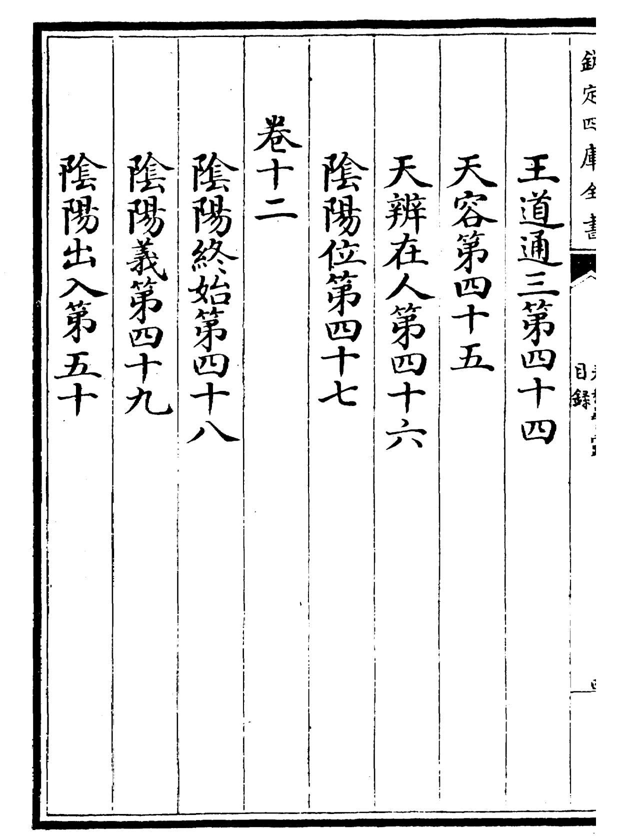
卷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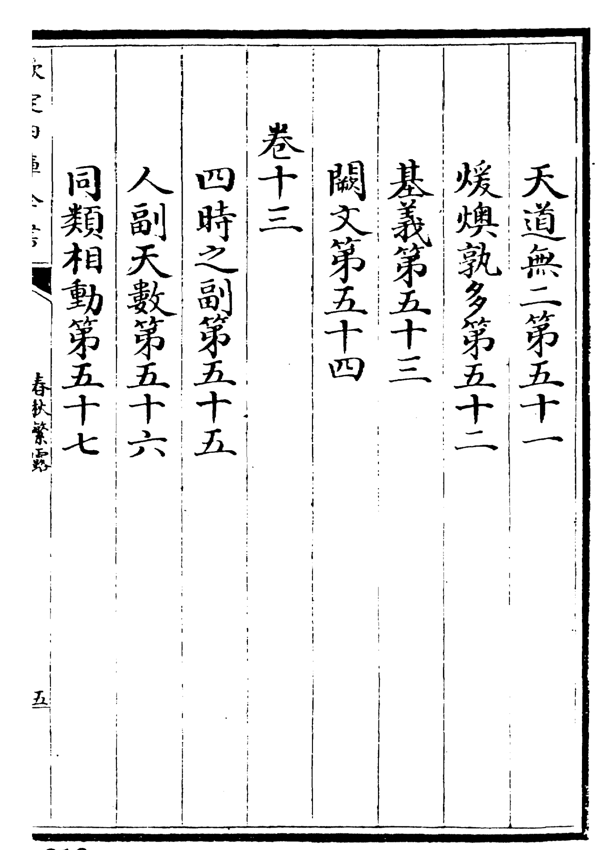


卷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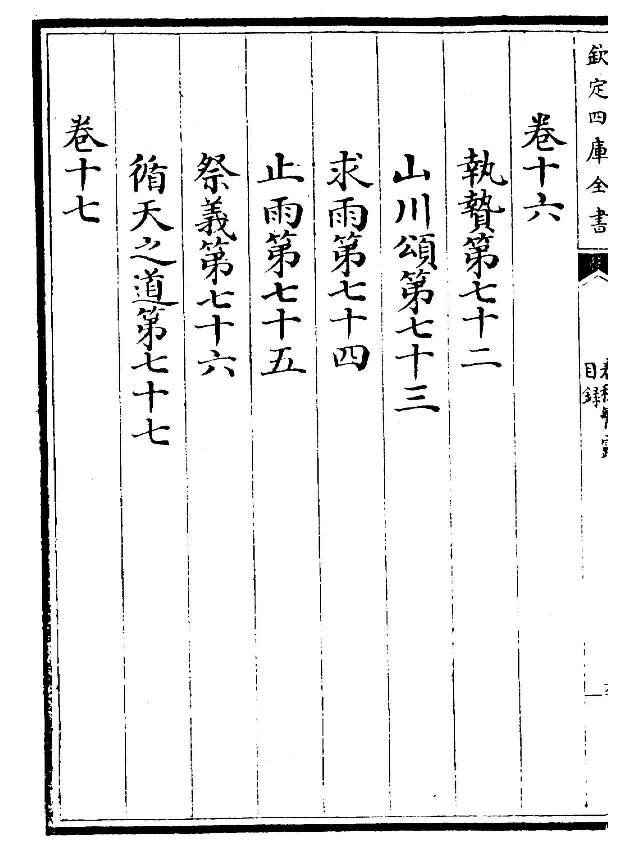
卷十一





卷十三

卷十四



臣等謹案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董仲舒撰繁或作蕃蓋古字相通其立名之義不可解中興館閣書目謂繁露冕之所垂有聯貫之象

春秋比事屬辭立名或取諸此亦以意為說也其書發揮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往往及陰陽五行考仲舒本傳蕃露玉杯竹林皆所著書名而今本玉杯竹林乃在此書之中故崇文總目頗疑之而程大昌攻之尤力今觀其文雖未必全出仲舒然中多根極理要之言非後人所能依託也是書宋代已有四本多寡不同至樓鑰所校乃為定本鑰本原闕

三篇明人重刻又闕第五十五篇及第五十六篇首三百九十六字第七十五篇中一百八十字第四十八篇中二十四字又第三十五篇顚倒一頁遂不可讀其餘訛脱不可勝乙葢海内藏書之家不見完本三四百年於兹矣今以永樂大典所存樓鑰本詳校其異于他本者凡補一千一百餘字刪一百十餘字改定一千八百二十餘字神明煥然頓還

舊觀雖曰習見之書實則絕無僅有之本也儻非幸遇

聖朝右文稽古使已湮舊籍復發幽光則此十七卷者終沈於蠹簡中矣茲豈非萬世一遇哉臣等編校之餘為是書幸且為讀是書者幸也

乾隆四十一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春秋繁露卷一

漢　董仲舒　撰

楚莊王第一

楚莊王殺陳夏徵舒春秋貶其文不予專討也靈王殺齊慶封而直稱楚子何也曰莊王之行賢而徵舒之罪重以賢君討重罪其於人心善若不貶孰知其非正經春秋常於其嫌得者見其不得也是故齊桓不予專地而封晉文不予致王而朝楚莊弗予專殺而討三者不

得則諸侯之得殆原註恐是不待貶案他本貶作此矣此楚靈之所以稱子而討也春秋之辭多所況是文約而法明也問者曰不予諸侯之專封復見於陳蔡之滅不予諸侯之專討獨不復見慶封之殺何也曰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今諸侯之不得專討固已明矣而慶封之罪未有所見也故稱楚子以霸討之著其罪之宜死以為天下大禁曰人臣之行貶主之位亂國之臣雖不篡殺其罪皆宜死比於此其云爾也

春秋曰晉伐鮮虞奚惡乎晉而同夷狄也曰春秋尊禮而重信信重於地禮尊於身何以知其然也宋伯姬恐不（原註恐不一作疑）禮而死於火齊桓公疑信而虧其地春秋賢而舉之以為天下法曰禮而信禮無不答施無不報天之數也今我君臣同姓適女女無良心禮以不答有恐畏我何其不夷狄也公子慶父之亂魯危殆亡而齊桓安（案他本安作公）之於彼無親尚來憂我如何與同姓而殘賊遇我詩云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彼先人

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皆有此心也今晉文不以其同姓憂我而彊大厭我我心望焉故言之不好謂之晉而已是婉辭也問者曰晉惡而不可親公往而不敢至乃人情耳君子何恥而稱公有疾也曰惡無故自來君子不恥內省不疚何憂何懼案他本何懼作於志是已矣今春秋恥之者昭公有以取之也臣凌其君始於文而甚於昭公受亂陵夷而無懼惕之心囂囂然輕詐妄討案他本犯討作對犯大禮而取同姓接不義而重自輕也人之言曰國家治

則四隣賀國家亂則四隣散是故季孫專其位而大國莫之正出走八年死乃得歸身亡子危困之至也君子不恥其困而恥其所以窮昭公雖逢此時苟不取同姓詎至於是雖取同姓能用孔子自輔亦不至如是時難而治簡行枉而無救是其所以窮也春秋分十二世以為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

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辭也子赤殺弗忍言日痛其禍也子般殺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畧之文皆應之吾以其近近而遠遠親親而疎疎也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有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矣案他本矣作也詩云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

率由羣匹此之謂也然則春秋義之大者也得一端而博達之觀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視其温辭可以知其塞怨是故於外道而不顯於内諱而不隱案此下他本有於尊亦然四字於賢亦然此其别内外差賢不肖而等尊卑也義不訕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兼則世逾原註一作愈近而言逾謹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以故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道也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故雖有巧手弗修規矩不能正方圓

雖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雖有知心不覽_{案他本覽作覺}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則先王之遺道亦天下之規矩六律已故聖者法天賢者法聖此其大數也得大數而治失大數而亂此治亂之分也所聞天下無二道故聖人異治同理也古今通達故先賢傳其法於後世也春秋之於世事也善復古譏易常欲其法先王也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自僻者得此以為辭曰古苟可循先王之道何莫相因世迷是聞以疑正道而信邪言

甚可患也答之曰人有聞諸侯之君射貍首之樂者於是自斷貍首縣而射之曰安在於樂也此聞其名而不知其實者也今所謂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變其理受命於天易姓更王非繼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業而無有案他本脫有字所改是與繼前王而王者無以別受命之君天之所大顯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儀志事天亦然今天大顯己物襲所代而率與同則不顯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者無他

焉不敢不順天志而明自顯也若其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言其主堯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與問者曰物改而天受顯矣其必更作樂何也曰樂異乎是制為應天改之樂為應人作之彼之所授命者必民之（案他本無之字）所同樂也是故大改制於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樂於終所以見天功也緣天下之所新樂而為之文曲且以和政且以興德

天下未徧（案他本徧作偏）合和王者不虛作樂樂者盈於內而動發於外者也應其治時制禮作樂以成之成者本末質文皆以具矣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所始樂於己以為本舜時民樂其昭堯之業也故韶韶者昭也禹之時民樂其三聖相繼故夏夏者大也湯之時民樂其救之於患害也故頀頀者救也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四者天下同樂之（案同樂之三字他本作之同樂）一也其所同樂之端不可一也作樂之法必反本之所

樂所樂不同事樂安得不世異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護而文王作武四樂案他本樂作代殊名則各順其民始樂於己也吾見其效矣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樂之風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時紂為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為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故凡樂者作之於終而名之以始重本之義也由此觀之正朔服色之改受命應天制禮作樂之

異人心之動也二者離而復合所為一也

玉杯第二

春秋譏文公以喪娶難者曰喪之法案之法二字他本作者月不過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今按經文公乃四十一月乃娶娶時無喪出其法也矣何以謂之喪娶曰春原註一作方秋之論事案此下原本重一事字莫重乎志今娶必納幣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娶也且文公以秋祫祭以冬納幣皆失於大蚤春秋不譏其前而顧譏其後必以三年之

喪肌膚之情也雖從俗而不能終猶宜未平於心今全無悼遠之志反思念娶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故譏不出三年於首而已譏以喪娶也不别先後賤其無人心也緣此以論禮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則君子予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予之知樂志哀而居約則君子予之知喪故曰非虛加之重志之謂也志為質物為文文著於質質不居文文安施質質文兩備然後其禮成文質偏行不得有我爾之名俱不能備而偏

行之寧有質而無文雖弗予能禮尚少善之介葛盧来是也有文無質非直不予乃少惡之謂州公寔来是也然則春秋之序道也先質而後文右志而左物故曰案他本脱故曰二字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推而前之亦宜曰朝云朝云辭令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引而後之亦宜曰喪云喪云衣服云乎哉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明其貴志以反和見其好誠以滅偽其有繼周之弊故若此也

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一日不可無君而猶三年稱子者為君心之未當立也此非以人隨君耶孝子之心三年不當三年不當而踰年即位者與天數俱終始也此非以君隨天耶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

春秋論十二世之事人道浹而王道備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為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參錯非襲古也是故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伍其比隅案他本隅作偶其

類覽其緒屠其贅是以人道（案他本道作心）浹而王法立以為不然今夫天子踰年即位諸侯於封内三年稱子皆不在經也而操之與在經無以異非無其辨也有所見而經安受其贅也故能以比貫類以辨付贅者大得之矣人受命於天有善善惡惡之性可養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若形體之可肥臞而不可得革也是故雖有至賢能為君親含容其惡不能為君親令無惡書曰厥辟不辟去厥祇事親亦然皆忠孝之極也非至賢安能如

是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耳文公不能服喪不時奉祭倒序以不三年（案倒序以不三年他本作不以三年）又以喪娶娶於大夫以卑宗廟亂其羣祖以逆先公小善無一而大惡四五故諸侯弗予命大夫弗為使是惡惡之徵不臣之效也出侮於外入奪於内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

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案以字他本誤作在）惡服人也是故簡六藝以贍養之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美易春秋明其

知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秋是非故長於治人能兼得其所長而不能偏舉其詳也故人主大節則知闇大博則業厭二者異失同貶其傷必至不可不察也是故善為師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齊（案齊他本作齊）時蚤晩任多少適疾徐造而勿趨稽而勿苦省其所為而成其所湛（音耽）故力不勞而身大成此之謂聖化吾取之

春秋之好微與其貴志也春秋修本末之義達變故之應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極者也是故君殺賊討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復見矣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賊不復見以其宜滅絶也今趙盾弑君四年之後别牘案牘字原本他本俱誤作獨今據黄氏日鈔所引改正復見非春秋之常辭也古今之學者異而問之曰是弑君何以復見猶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何以書葬者不宜書葬也而書葬何以復見者亦不宜復見也而復見二者同貫

不得不相若也盾之復見直以赴問而辨不親弑非不當誅也則亦不得不謂悼公之書葬直以赴問而辨當故案他本故作誅弑亦不當罪也若是則春秋之説亂矣豈可法哉故貫比而論是非雖難悉得其義一也今誅盾無傳弗誅無傳不交無傳以比言之法論也無比而處之誣辭也今視其比皆不當死何以誅之春秋赴問數百應問數千同留經中憣案他本憣作繙援比類以發其端卒無妄言而得應於傳者今使外賊不可誅故皆復見而問

曰此復見何也言莫妄於是何以得應乎故吾以其得應知其問之不妄以其問之不妄知盾之獄不可不察也夫名為弒父而實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為弒君而罪不誅者逆而罪（案他本罪作距）之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語盾有本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無隣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今按盾事而觀其心愿而不刑合而信之非篡弒之隣也按盾辭號乎天苟內不誠安能如是（案他本下衍一是字）故訓其終始無弒之志挂惡謀者過在

不遂去罪在不討賊而已臣之宜為君（案此下他本有之字）討賊也猶子之宜為父嘗藥也子不嘗藥故加之弒父臣不討賊故加之弒君其意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故盾之不討賊為弒君也與子之不嘗藥為弒父無以異盾不宜誅以此參之問者曰夫謂之弒而有不誅其論難知（案他本知作之）非衆（案他本衆作董）之所能見也故赦子之罪以傳明之盾不誅無傳何也曰（案他本脫曰字）世亂義廢背上不臣篡弒覆君者多而有明大惡之

誅誰言其誅故晉趙盾楚公子比皆不誅之文而弗為傳弗欲明之心也問者曰人弒其君重案他本重作者卿在而弗能討者案他本無者字非一國也靈公弒趙盾不在不在之與在惡有薄厚春秋責在而不討賊者弗繫臣子爾也責不在而不討賊者乃加弒焉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之厚也曰春秋之道視人所惑為立說以大明之今趙盾案他本脫盾字賢而不遂於理皆見其善莫知其罪故因其所賢而加之大惡繫之重責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

道曰吁臣君之大義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由惡薄而責之厚也他國不討賊者諸斗筲之民何足數哉弗繫人數而已此所由惡厚而責薄也傳曰輕為重重為輕非是之謂乎故公子比嫌可以立趙盾嫌無臣責許止嫌無子罪春秋為人不知惡而恬行不備也是故重累責之以矯枉世而直之矯者不過其正弗能直知此而義畢矣

春秋繁露卷一

春秋繁露卷二

漢 董仲舒 撰

竹林第三

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為禮至邲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為夷狄楚變(案他本脫變字)而為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夫莊王之舍鄭有可貴之美晉人不知其善而欲擊之所救已解如(案他本如作而古而如二字通用)挑與之戰此無善善之心而輕

救民之意也是以賤之而不使得與賢者為禮秦穆侮蹇叔而大敗鄭文輕衆而喪師春秋之敬賢重民如是是故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害所重也問者曰其書戰伐甚謹其惡戰伐無辭何也曰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為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在無苦民爾苦民尚惡之况傷民乎傷民尚痛之况殺民乎故曰凶年修舊則譏造邑則諱是害民之案他本無之字

小者惡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惡之大也今戰伐之於民其為害幾何攷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案殘他本作賊）賊之其所好（案好他本作惡）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詩云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原註一作齗齗）以戰伐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

難者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讎奈何以（案他本無以字）春秋為無義戰而

盡惡之也曰凡春秋之記災異也雖畝有數莖猶謂之無麥苗也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攻侵伐不可勝數而復讎者有二焉是何以異於無麥苗之有數莖哉不足以難之故謂之無義戰也以無義戰（案他本脫戰字）為不可則無麥苗亦不可矣（案他本矣作也）以無麥苗為可則無義戰亦可矣若春秋之於偏戰（案戰他本作義）也善其偏不善其戰有以效其然也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也（案他本無也字）猶其於諸夏

也引案引字原本作隱今從他本改正下同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詩曰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指者案他本無者字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

司馬子反為其君使廢君命與敵情從其所請與宋平是內專政而外擅名也專政則輕君擅名則不臣而春秋大之（案大之他本作之大）奚由哉曰為其有慘怛之恩不忍餓一國之民使之相食推恩者遠之而大為仁者自然而美今子反出己之心矜宋之民無計其閒故大之也難者曰春秋之法卿不憂諸侯政不在大夫子反為楚臣而恤宋民是憂諸侯也不復其君而與敵平是政（案他本無政字）在大夫也溴（古闃反）梁之盟信（案他本無信字）在大夫而春秋

刺之為其奪君尊也平在大夫亦奪君尊而春秋大之此所問也且春秋之義臣有惡君案君字他本作擅名美故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此為人臣之法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今子反去君近而不復莊王可見而不告皆以其解二國之難為不得已也奈其奪君名美何此所惑也曰春秋之道固有常有變變用於變常用於常各止案止他本作正其科非相妨

也今諸子所稱皆天下之常雷同之義（案義他本作意）也子反之行一曲之變術（原註術疑作獨）修之義也夫目驚而體失其容心驚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於驚之情者取其一美不盡其失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此之謂也今子反往視宋聞人相食大驚而哀之不意之至於此也是以心駭目動而違常禮禮者庶於仁文質而成體者也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著其禮方救其質奚恤其文故曰當仁不讓此之謂也春秋之辭有所謂賤者有賤乎賤者夫有

賤乎賤者則亦有貴乎貴者矣今讓者春秋之所貴雖然見人相食驚人相爨救之忘其讓（案他本脫讓字）君子之道有貴於讓者也故說春秋者無以平定之常義疑變故之大義則（案義則他本作則義）幾可論矣

春秋記天下之得失而見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無傳而著不可不察也夫泰山之為大弗察弗見而況微眇者乎故按春秋而適往事窮其端而視其故（案故原本作殺）得志之君子有喜之人不可不慎也齊頃公親齊桓公之

孫國固廣大而地勢便利矣又得霸主之餘尊而志加於諸侯以此之故難使會同而易使驕奢即位九年未嘗肯一與會同之事有怒魯衛之志而從諸侯于清丘斷道春往伐魯入其北郊顧返伐衛敗之新築當是時也方乘（案乘他本作求）勝而志廣大國往聘慢而弗敬其使者晉魯俱怒內悉其衆外得黨與衛曹四國相輔大困之鞌（音安）獲齊頃公斮（音捉）逢丑父深本頃公之所以大辱身幾亡國為天下笑其端乃從懾魯勝衛起伐魯魯不敢

出擊衞大敗之因得（案得他本作其）氣而無敵國以興患也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自是後頃公恐懼不聽聲樂不飲酒食肉內愛百姓問疾弔喪外敬諸侯從會與盟卒終其身家國安寧是福之本生於憂而禍起於喜也嗚呼物之所由然其於人切近可不省耶

逢丑父殺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為知權丑父欺晉祭仲許宋俱枉正以存其君然而丑父之所（案所他本作難）為難於祭仲祭仲見賢而丑父猶見非何也曰是非難別

者在此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貴獲虜逃遁者君子之所甚案他本脫甚字賤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故春秋以為知權而賢之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為不知權而簡之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榮之與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為也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前正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雖能成之春秋不愛

齊頃公逢丑父是也夫冒大辱以生（案生字原本作往）其情無樂故賢人不為也而衆人疑焉春秋以為人之不知義而疑也故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於天之為人性命也天之為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非若鳥獸然苟為生苟為利而已是故春秋推天施而順人（案人他本作天）理以至尊為不可以生於至辱大羞故獲者絕之以至辱為亦（案他本無亦字）不可以加於至尊大位故雖失位弗君也已反國復（案他本無復字）在位矣而春秋猶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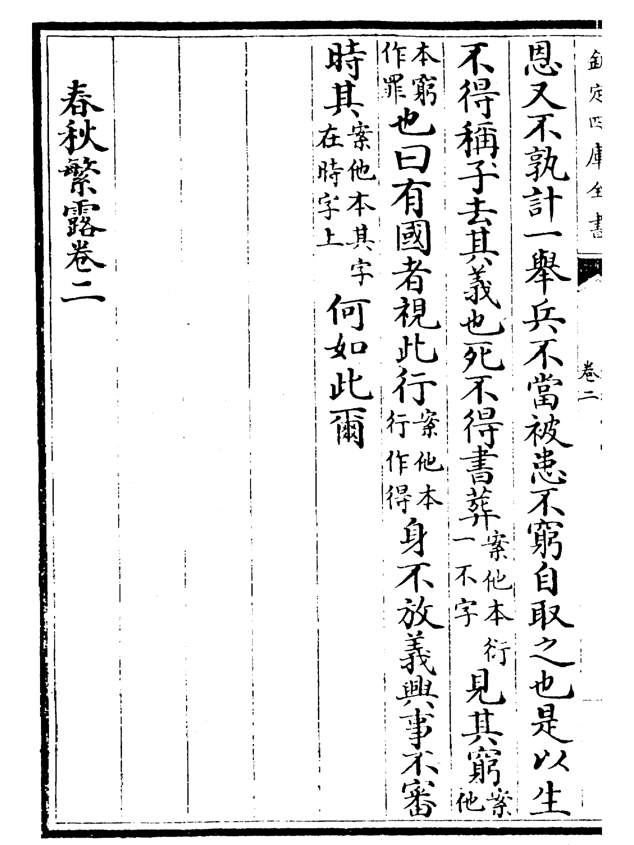
不君之辭況其涸然方獲而虜耶其於義也案他本非無也字君定矣若非君則丑父何權矣故欺三軍為大罪於晉其免頃公為辱宗廟於齊是以雖難而春秋不愛丑父大義宜言於頃公曰君慢侮而怒諸侯是失禮大矣今被大辱而弗能死是無恥也而復案他本作獲重罪請俱死無辱宗廟無羞社稷如此雖陷其身尚有廉名當此之時死賢於生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正是之謂也由法論之則丑父欺而不中權忠而不中義以為不然

復察春秋春秋之序辭也置王於春正之間非曰（原註猶言豈非）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後可以為王也云爾今善善惡惡好榮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君子以天施之在人者聽之則丑父弗忠也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恥者不生大辱大辱莫甚於去南面之位而束獲為虜也曾子曰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視死如歸謂如頃公者也

春秋曰鄭伐許奚惡於鄭而夷狄之也曰衛侯速卒鄭

師侵之是伐喪也鄭與諸侯盟于蜀以盟而歸諸侯於是鄭伐是叛盟也伐喪無義叛盟無信無信無義故大惡之問者曰是君死其子未踰年有稱伯不子法辭其罪何曰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詩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今縱不能如是奈何其父卒未踰年即以喪舉兵也春秋以薄恩且施失其子心故不復得稱子謂之鄭伯以辱之也且其先君襄公伐喪叛盟得罪諸侯諸侯怒之未解

惡之末已繼其業者宜務善以覆之今又重之無故居喪以伐人父伐人案原本無伐人二字今從他本增入喪子以喪伐人父加不義於人子施失恩於親以犯中國是父負故惡於前已起大惡於後諸侯果怒而憎之卒案他本卒作率而俱至謀共擊之鄭乃恐懼去楚而成蟲牢之盟是也楚與中國俠案他本俠作挾而擊之鄭罷弊危亡終身愁辜吾本其端無義而敗由輕心然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知其為得失之大也故敬而慎之今鄭伯既案他本無既字無子



恩又不孰計一舉兵不當被患不窮自取之也是以生不得稱子去其義也死不得書葬案他本不字一行見其窮案他本窮作罪也曰有國者視此行案他本行作得身不放義興事不審時其案他本其字在時字上何如此爾

春秋繁露卷二

春秋繁露卷三

漢　董仲舒　撰

玉英第四

謂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者案他本無者字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輕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興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可謂得原註一作冒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見非其位而即之雖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繆公是也非其位不受案此下他本複不受二字之先君而自即之春秋危之

吴王僚是也雖然茍能行善得衆春秋弗危衛侯晉以正書葬是也俱不宜立而宋繆受之先君而危衛宣弗受先君而不危以此見得衆心之為大安也故齊桓非直弗受之先君也乃率弗宜為君者而立罪亦重矣然而知恐懼故（案故他本作敬）舉賢人而以自覆蓋知不背要盟以自湔浣也遂為（案他本脫為字）賢君而霸諸侯使齊桓被（案被他本誤作背）惡而無此美得免殺滅乃幸已何霸之有魯桓忘其憂而禍逮其身齊桓憂其憂而立功名推而散之

凡人有憂而不知憂者凶有憂而深憂之者吉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此之謂也匹夫之反道以除咎尚難人主之反道以除咎甚易詩云德輶如毛言其易也

公觀魚于棠何惡也凡人之性莫不善義然而不能義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終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以（案以他本作則）塞其源也夫處位動風化者徒言利之名爾猶惡之況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賻求金皆為大惡而書今（案他本無今字誤衍一非字）非直使人也親自求之是

為甚惡譏何故言觀魚猶言觀社也皆諱（案諱他本作為）大惡之辭也

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為如安性平心者經禮也至有於性雖不安於心雖不平於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是故婚禮不稱主人經禮也辭窮無稱稱（案他本脫一稱字）主人變禮也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物故則未三年而稱王變禮也婦人無出境之事經禮也母為子娶婦（案他本無婦字）奔喪父母變禮也明乎經變之事然後知輕重之

分可與適權矣難者曰春秋事同者辭同此四者俱為變禮而或達於經或不達於經何也曰春秋理百物（案他本理作禮）辨品類別嫌微修本末者也是故星墜謂之隕螽墜謂之雨其所發之處不同或降於天或發於地其辭不可同也今四者俱為變禮也同而其所發亦不同或發於男或發於女其辭不可同也是或達於常或達於變也

桓之志無王故不書王其志欲立故書即位書即位者

言其弑君兄也不書王者以言其背天子是故隱不言正桓不言王者皆從其志以見其事也從賢之志以達其義從不肖之志以著其惡由此觀之春秋之所善善也所不善亦不善也不可不兩省也

經曰宋督宋他本脫宋督二字弑其君與夷傳言莊公馮殺之不可及於經何也曰非不可及於經其及之端眇不足以類鈎宋他本鈎作鈎之故難知也傳曰臧孫許與晉郤克同時而聘乎齊按經無有豈不微哉不書其往而有避也今

此傳言莊公馮而於經不書亦有以避也是故不書聘乎案他本無乎字齊避所羞也不書莊公馮殺避所善也是故讓者春秋之所善宣公不與其子而與其弟其弟亦不與子而反之兄子雖不中法皆有讓高不可棄也故君子為之諱不居正之謂避其後也亂移之宋督以存善志此亦春秋之義善無遺案他本遺誤作道也若直原註一書作止其篡則宣繆之高滅而善之無所見矣案他本無矣字難者曰為賢者諱皆言之為宣繆諱獨弗言何也曰不成於賢

也其為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棄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法故不棄亦不載以意見之而已苟志於仁無惡此之謂也

器從名地從主人之謂案謂他本作位制權之端焉不可不察也夫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亡終弗為也公子目夷是也故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者案者字他本作也春秋視其國與宜立之君無以異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至於鄫取乎莒以之案以

之二字他本作之以為同居目曰莒人滅鄫此不在案他本脫在字可以然之域也故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權譎也尚歸之以奉鉅經耳故春秋之道博而要詳而反一也公子目夷復其君終不與國祭仲已與後改之晉荀息死而不德衛曼姑拒而弗内此四臣事異而同心其義一也目夷之弗與重宗廟祭仲與之亦重宗廟荀息死之貴先君之命曼姑拒之亦貴先

君之命也事雖相反所為同俱為重宗廟貴先君之命耳難者曰公子目夷祭仲之所為之案他本無之字者皆存之事君善之可矣荀息曼姑非有此事也案他本無也字而所欲恃者皆不宜立者何以得載乎義曰春秋之法君立不義案義他本作宜立不書大夫立則書書之者弗予大夫之得立不宜立者也不書予君之得立之案他本無之字也君之立不案立不二字原本誤作不立今據他本改正宜立者非也既立之大夫奉之是也荀息曼姑之所得為義也難紀季曰春秋之法

大夫不得用地又曰公案公他本作君子無去國之義又曰君子不避外難紀季犯此三者何以為賢賢臣固盜地以下敵棄君以避患乎曰賢者不為是是故託賢於紀季以見季之弗為也紀季弗為而紀侯使之可知矣春秋之書事時詭案詭他本誤作記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故詭晉文得志之實以代案代他本作伐諱避致王也詭莒子號謂之人避隱公也易慶父之名謂之仲孫變盛謂之成諱大惡也然則說春秋者入則詭辭隨

其委曲而後得之今紀季受命乎君而經書專無善一名而文見賢此皆詭辭不可不察春秋之於所賢也固順其志而一其辭章其義而褒其美今紀侯春秋之所貴也是以聽其入齊之志而詭其服罪之辭也移之紀季故告糴于齊者實莊公為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臧孫辰以酅入于齊者實紀侯為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紀季所以詭之不同其實一也難者曰有國家者人欲立之固盡不聽國滅君死之正也何賢乎紀侯曰齊將

復讎紀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之故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可以不死也案他本作不以死也汝以酅往服罪於齊請以立五廟使我先君歲時有所依歸率一國之衆以衛九世原註一作代之主襄公逐之不去求之弗予上下同心而俱死之案他本無之字故謂之大去春秋賢死義且得衆心也故為諱滅以為之諱見其賢之也以其賢之也見其中仁義也

精華第五

春秋慎辭謹於名倫等物者也是故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戰大夷言戰而不得言獲中國言獲而不得言執各有辭也有小夷避大夷而不得言戰大夷避中國而不得言獲中國避天子而不得言執名倫弗予嫌於相臣之辭也是故小大不踰等貴賤如其倫義之正也

大雩者何旱祭也難者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為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者何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卑也固其義也

雖大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者案他本無者字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案他本無而字脅之為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為强禦也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是故脅嚴社而不為不敬靈出天王而不為不尊上辭父之命而不為不承親絶母之屬而不為不孝慈案他本無慈字義矣案他本無矣字

夫原註一作乎

難者曰春秋之法大夫無遂事又曰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又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又曰（案他本無曰字）聞喪徐行而不反也夫既曰無遂事矣又曰專之可也既曰進退在大夫矣又曰徐行不反也若相悖然是何謂也曰四者各有所處得其處則皆是也失其處則皆非也春秋固有常義又有應變無遂事者謂平生安寧也專之可也者謂救（案他本脫救字）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案他本無謂將二字）率用兵也徐行不

反者謂不以親害尊不以私妨公也此之謂將得其私知其指故公子結受命往媵陳人之婦于鄄道生案道生二字他本誤作遂其事從齊桓盟春秋弗非以為救莊公之危公子遂受案他本脫受字命使京師道案道他本誤作遂生事之晉春秋非之以為是時僖公安寧無危而救故案他本無故字有危而不專救謂之不忠無危而擅生事是卑君也故此二臣俱生事春秋有是有非其義然也

齊桓仗案仗他本作杖賢相之能用大國之資即位案位他本誤作衛

五年不能致一諸侯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鄄幽之會是也其後二十年之間亦久矣尚未能大合諸侯也至於救邢衛之事見存亡繼絕之義而明年遠國之君畢至貫澤陽穀之會是也故曰親近者不以言召遠者不以使此其效也其後矜功振而自足而不修德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憂江黃伐陳而不往救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不救陳之患而責陳不離（案離他本作納原本及黃氏日鈔所引俱作離）不復安鄭（案鄭他本誤作正）而必欲迫（案迫

（原本誤作必今據他本改正）之以兵功未良成而志已滿矣故曰管仲之器小哉此之謂也自是日衰九國叛矣

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是故逄丑父當斮而轅濤塗不宜執（案執他本誤作直）魯季子追慶父而吳季子釋闔廬此四者罪同異論其本殊也俱欺三軍或死或不死俱弑君或誅或不誅聽訟折獄可無審耶故折獄而是也理益明教益行折獄而（案他本無而字）非也闇理迷衆與教相

妨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其事異域其用一也不可不以相順故君子重之也

難晉事者曰春秋之法未踰年之君稱子蓋人心之正也至里克殺奚齊避此正辭而稱君之子何也曰所聞詩無達詁案詁他本誤作話易無達占案占字原本作吉當是占字誤筆他本作言亦誤今據文義改正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人仁人案他本無人字錄其同姓之禍固宜易操晉春秋之同姓也驪姬一謀而三君死之天下之所共痛也本其所為為之者

蔽于所欲得位而不見其難也春秋疾其所蔽故去其位（案位他本作正）辭徒言君之子而已若謂奚齊曰嘻嘻為大國君之子富貴足矣何以兄之位為欲居之以至此乎云爾録所痛之辭也故痛之中有痛無罪而受其死者申生奚齊卓子是也惡之中有惡者已立之已殺之不得如他臣之弒君者齊公子商人是也故晉禍痛而齊禍重春秋傷痛而敦重是以奪晉子繼位之辭與齊子成君之號詳見之也

古之人有言曰不知來視諸往今春秋之為學也道往而明來者也然而其辭體天之微故 宋他本無故字 難知 宋他本知作之 也弗能察寂 原註一作叅 若無能察之無物不在是故為春秋者得一端而多連之見一空 原註空或作宜 而博貫之則天下盡矣魯僖公以亂即位而知親任季子季子無恙之時內無臣下之亂外無諸侯之患行之二十年國家安寧季子卒之後魯不支鄰國之患直乞師楚耳僖公之情非輒不肖而國衰益危者何也以無季子也以魯

人之若是也亦知他國之皆若是也以他國之皆若是亦知天下之皆若是也案他本無也字此之謂連而貫之故天下雖大古今雖久以是定矣以所任賢謂之主尊國安所任非其人謂之主卑國危萬世必然無所疑也其在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夫鼎折足者任非其人也覆公餗者國家傾也是故任非其人而國家不傾者自古至今未嘗聞也故吾按春秋而觀成敗乃切悁悁於前世之興亡也任賢臣者國家之興也夫知不足以知賢無可

奈何案他本無何字矣知之不能任大者以死亡小者以亂危其若是何耶以莊公不知季子賢耶安知病將死召而授以國政以殤公為不知孔父賢耶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二主知皆足以知賢而不決不能任故魯莊以危宋殤以弑使莊公早用季子而宋殤素任孔父尚案尚他本誤作南將興鄰國豈直弑哉此吾所悁悁而悲者也

春秋繁露卷三

春秋繁露卷四

漢 董仲舒 撰

王道第六

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則元氣和順風雨時景星見黄龍下王不正則上變天賊氣案他本無氣字並見五帝三王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税教以愛使以忠敬長老親親而尊尊不奪民時使民不過歲三日民家給人

足無怨望忿怒之患彊弱之難無讒案讒他本作强賊妒疾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髮銜哺而游不慕富貴恥惡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蟲不螫猛獸不搏抵蟲不觸案蟲不觸他本誤作不觸蟲故天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風雨時嘉禾興鳳凰麒麟遊於郊囹圄空虛畫衣裳而民不犯四夷傳譯而朝民情至樸而不文郊天祀地秩山川以時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立明堂宗祀先帝以祖配天天下諸侯各以其職來祭貢土地所有案所有二字他本誤作有所

先以入宗廟端冕盛服而後見先德恩之報奉元之應也

桀紂皆聖王之後驕溢妄行侈宮室廣苑囿窮五采之變極飾材之工困野獸之足竭山澤之利食類惡之獸奪民財食高雕文刻鏤之觀書（案畫他本誤作書）金玉骨象之工盛羽旄之飾窮（原註一作𣪠）白黑之變深刑妄殺以淩下聽鄭衛之音充傾宮（原註一作害）之志靈（案他本無靈字）虎兕文采之獸以希見之意賞佞賜讒以糟為丘以酒為池孤貧

不養殺聖賢而剖其心生燔人聞其臭刳婦孕見其化斮朝涉之足察其拇原註一作胸一作脛殺梅伯以為醢刑鬼侯之女取其環誅求無已天下空虛羣臣畏恐莫敢盡忠紂愈自賢周發兵不期會於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共誅紂大亡天下春秋以為戒曰亳社災周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大夫專國士專邑不能行度制法文之禮諸侯背叛莫修貢聘奉獻天子臣弑其君子弒其父孽殺其宗不能統理更相伐銼以廣地以强相脅不能制屬

强奄弱衆暴寡富使貧并兼無已臣下上僭不能禁止日為之食星霣如雨雨螽沙鹿崩夏大雨水冬大雨雪霣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霣霜不殺草李梅實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地震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晝晦彗星見于東方孛于案註一作升大辰鸜鵒來巢春秋異之以此見悖亂之徵孔子明得失差貴賤反王道之本譏天王以致太平刺惡譏微不遺小大善無細而不舉惡無細而不去進善誅惡絕諸本案他本無本字而已矣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刺不及事也天王伐鄭譏親也會王世子譏微也祭公來逆王后譏失禮也刺家父求車武氏毛伯求賻金王人救衛王師敗于貿戎（案貿戎地名本公羊傳他本俱從左傳作茅戎下同）天王不養（案他本無不養二字）出居于鄭殺母弟王室亂不能及外分為東西周無以先天下召衛侯不能致遣子突征衛不能絶伐鄭不能從無駭滅極不能誅諸侯得以大亂簒弑無已臣下上偪僭儗天子諸侯彊者行威小國破滅晉至三侵周與天王

戰於貿戎而大敗之戎執凡伯于楚丘以歸諸侯本怨隨惡發兵相破夷人宗廟社稷不能統理臣子强至弑其君法度廢而不復用威武絶而不復行案他本無行字誤行一復字故鄭魯易地晉文再致天子齊桓會王世子擅封邢衛杞横行中國意欲王天下魯舞八佾北祭泰山郊天祀地如天子之為以此之故弑君三十二亡國五十一細惡不絶之所致也

春秋立義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諸山川不在封内

不祭有天子在諸侯不得專地不得專封不得專執天子之大夫不得舞天子之樂不得致天子之賦不得適天子之貴君親無將將（案他本脫一將字）而誅大夫不得世大夫不得廢置君命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立夫人以適不以妾天子不臣母后之黨親迎（案迎字原本他本俱同據文義疑是近字之誤）以來遠故（案他本無遠故二字）未有不先近而致遠者也（案他本無也字）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

諸侯案侯他本作夏來朝者得褒邾婁儀父稱字滕薛稱侯荆得人介葛盧得名内出言如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王道之意也案他本無也字誅惡而不得遺細大諸侯不得為匹夫興師不得執天子之大夫執天子之案之字他本誤移在大夫二字下大夫與伐國同罪執凡伯言伐獻八佾諱八言六鄭魯易地諱易言假晉文再致天子諱致言狩桓公存邢衛杞不見春秋内心予之行法絶而不予止亂之道也非諸侯所當為也春秋之義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

復讎非子也故誅趙盾賊不討者不書葬臣子之誅也許世子止不嘗藥而誅為弒父楚公子比脅而立而不免於死齊桓晉文擅封致天子誅絶繼絶（案絶他本作世）存亡侵伐會同常為本主曰桓公救中國攘夷狄卒服楚至為王者事晉文再致天子皆止不誅善其牧（案牧他本作救）諸侯奉獻天子而復周室春秋予之為伯誅意不誅辭之謂也

魯隱之代桓立祭仲之出忽立突仇牧孔父荀息之死

節公子目夷不與楚國此皆執權存國行正世之義守惓惓之心春秋嘉氣義焉故皆見之復正之謂也夷狄邾婁人牟人葛人為其天王崩而相朝聘也此其誅也殺世子母弟直稱君明失親親也魯季子之免罪吳季子之讓國明親親之恩也閽殺吳子餘祭見刑人之不可近鄭伯髡頑卒于會諱殺痛彊臣專君君不得為善也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明君臣之義守國之正也衛人立晉美得衆也君將不言率師重君之義也正月

公在楚臣子思君無一日無君之意也誅受令恩衛襍以正囹圄之平也言圍成甲午祠兵案祠兵本公羊傳他本從左傳作治兵以别迫脅之罪誅意之法也作南門刻桷丹楹作雉門及兩觀築三臺新延廄譏驕溢不恤下也故臧孫辰請糴于齊孔子曰君子為國必有三年之積一年不熟乃請糴失君之職也誅犯始者省刑絶惡疾案他本無疾字始也大夫盟於澶淵刺大夫之專政也諸侯會同賢為主賢賢也春秋紀纖芥之失反之王道追古貴信結言而

已不至用牲盟而後成約故曰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傳曰古者不盟結言而退宋伯姬曰婦人夜出傅母不在不下堂曰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桓公曰無貯粟無鄣谷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宋襄公曰不鼔不成列不阨人莊王曰古者杅不穿皮不蠹則不出君子篤於禮薄於利要其人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祥彊不凌弱齊頃公弔死視疾孔父正色而立於朝人莫過而致難乎其君齊國佐不辱君命而尊齊侯此春秋之救文以質

也救文以質見天下諸侯所以失其國者亦有焉潞子欲合中國之禮義離乎夷狄未合乎中國所以亡也吳王夫差行彊於越臣人之王妾人之妻卒以自亡宗廟夷（案夷他本作失）社稷滅其可痛也長王投死於戲豈不哀哉晉靈行無禮處臺上彈羣臣枝解宰人而棄漏陽處父之謀使陽處父死及患趙盾之諫欲殺之卒為趙穿（案穿他本誤作盾）所殺晉獻公行逆理殺世子申生以驪姬立奚齊卓子皆殺死國大亂四世乃定幾為秦所從驪姬起

也原註所下脫一字從一作徒非楚昭王行無度殺伍子胥父兄蔡昭公朝之因請其裘昭公不與吳王非之舉兵加楚大敗之君舍乎君室大夫舍大夫室妻楚王之母貪暴之所致也晉厲公行暴道殺無罪人一朝而殺大臣三人明年臣下畏恐晉國殺之陳侯佗淫乎蔡蔡人殺之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左右備一案一字他本作二師以備不虞今蔡侯恣以身出入民間案他本無民間二字至死閭里之庸甚非人君之行也宋閔公矜婦人而心妒案而心他本誤作心而與大夫

萬博萬案他本脫博萬二字譽魯莊公曰天下諸侯宜爲君唯魯侯爾閔公妒其言曰此虜也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絶脰此以與臣博之過也古者人君立於陰大夫立於陽所以别位明貴賤今與臣相對而博置婦人在側此君臣無别也故使萬稱他國卑閔公之意閔公籍萬而身與之博下君自置有辱之婦人之房俱而矜案矜他本誤作務婦人獨得殺死之道也春秋曰大夫不適君遠此逼案逼他本作過也梁内役原註一作取民無已其民

不能堪使民比地為伍一家亡五家殺刑其民曰先亡者封後亡者刑君者將使民以孝於父母順於長老守丘墓承宗廟世世祀其先今求財不足行罰如將不勝殺戮如屠原註一作從仇讎其民魚爛而止案而止二字他本作則亡國中盡空春秋曰梁亡亡者自亡也非人亡之也虞公貪財不顧其難快耳悅目受晉之璧屈產之乘假晉師道還以自滅宗廟破毀社稷不祀身死不葬貪財之所致也故春秋以此見物不空來寶不虛出自內出者無匹

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其應也楚靈王行彊乎陳蔡意廣以武不顧其行慮所美内罷其衆乾谿有物女水盡則女見水滿則不見靈王舉發其國而役三年不罷楚國大怨（案怨他本作怒）有行暴意殺無罪臣成然楚國大懣公子棄疾卒令靈王父子自殺而取其國虞不離津澤農不去疇土而民相愛也此非盈意之過耶魯莊公好宫室一年三起臺夫人内淫兩弟弟兄子父相殺國絶莫繼為齊所存夫人淫之過也妃匹貴妾可不慎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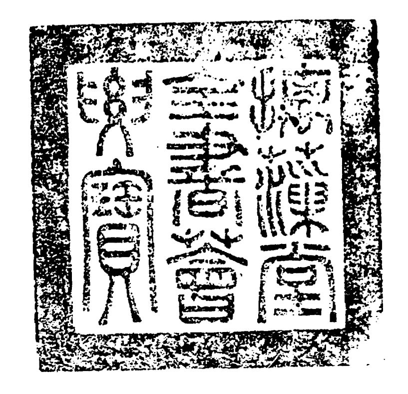
此皆內自彊從心之敗已見自彊之敗尚有正諫而不用卒皆取亡曹羈諫案諫他本作陳其君案他本下有也字曰戎衆以無義君無自適原註一作敵君不聽果死戎寇伍子胥諫吴王以為越不可不取吴王不聽至死伍子胥還九年越果大滅吴國秦穆公將襲鄭百里蹇叔諫曰千里而襲人者未有不亡者也穆公不聽師果大敗殽中匹馬隻輪無反者晉假道道案原本無下道字虞虞公許之宫之奇諫曰脣亡齒寒虞虢之相救非相賜也君請勿許虞公不

聽後虞果亡於春秋明此存亡道可觀也觀乎亳社知驕溢之罰觀乎許田知諸侯不得專封觀乎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知任賢奉上之功觀乎魯隱祭仲叔武孔父荀息仇牧吳季子公子目夷知忠臣之效觀乎楚公子比知臣子之道效死之義觀乎潞子知無輔自詛之敗觀乎公在楚知臣子之恩觀乎漏言知忠道之絶觀乎獻案他本無獻字六羽知上下之差觀乎宋伯姬知貞婦之信觀乎吳王夫差知彊凌弱觀乎晉獻公知逆理近色之

過觀乎楚昭王之伐蔡知無義之反觀乎晉厲之妄殺無罪知行暴之報（案報他本誤作暴）觀乎陳佗宋閔知妒（案妒他本作嫉）淫之過觀乎虞公梁亡知貪財枉法之窮觀乎楚靈知苦民之壞觀乎魯莊之起臺知驕奢淫泆之失觀乎衛侯朔知不即召之罪觀乎執凡伯知犯上之法觀乎晉郤缺之伐邾婁知臣下作福之誅觀乎公子翬知臣窺（原註一作規）君之意觀乎世卿知移權之敗故明王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天覆地載天下萬國莫敢不悉靖共職

受命者不示臣下以知之至也故道同則不能案他本無能字相先情同則不能相使此其教也由此觀之未有去人君之權能制其勢者也未有貴賤無差能全其案他本無其字位者也故君子慎之

春秋繁露卷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　應

謄錄監生臣許　溶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春秋繁露卷五至八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春秋繁露卷五

漢 董仲舒 撰

滅國上第七

君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羣者也（案他本無也字）故能使萬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羣者無敵於天下失國之君三十一亡國之君五十二小國德薄不朝聘大國不與諸侯會聚孤特不相守獨居不同（案同他本作成）羣遭難莫之救所以亡也非獨公侯大人如此生天地之間根本微者不

可遭大風疾雨立鑠消耗衛侯朔固事齊襄而天下患之虞虢并力晉獻難之晉趙盾一夫之士也無尺寸之土無一介之衆也而靈公據霸王之餘尊而欲誅之窮變極詐詐盡力竭禍大及身推盾之心載（案載他本作戴）小國之位孰能亡之哉故伍子胥一夫之士也去楚干闔廬遂得意於楚所托者誠是何可禦耶楚王髡托其國於子玉得臣而天下畏之虞公托其國於宫之奇晉獻患之及髡殺得臣天下輕之虞公不用宫之奇晉獻亡之

存亡之端不可不知也諸侯見加以兵逃遁奔走至于滅亡而（案他本脫遁奔以下八字）莫之救平生之素行可見也隱代桓立所謂僅存耳使無駭師師滅極內無諫臣外無諸侯之救戴亦由是也宋蔡衛國伐之鄭因其力而取之此無以異於遺重寶於道而莫之守見者掇之也鄧穀失地而朝魯桓鄧穀失地不亦宜乎

滅國下第八

紀侯之所以滅者乃九世之讎也一旦之言危百世之

嗣故曰大去衛人侵成鄭入成及齊師圍成三被大兵終滅莫之救所恃者安在齊桓公欲行霸道譚遂違命故滅而奔莒不事大而事小曹伯之所以戰死於位諸侯莫助憂者幽之會齊桓數合諸侯曹小未嘗來也魯大國幽之會莊公不往戎人乃窺兵於濟西由見魯孤獨而莫之救也此時大夫廢君命専救危者魯莊公二十七年齊桓為幽之案他本無之字會衛人不來其明年桓公怒而大敗之及伐山戎張旗陳獲以驕諸侯於是魯一

年三築臺亂臣比案比他本作此三起於內夷狄之兵仍滅於外衛滅之端以失案他本無失字幽之會亂之本存親內蔽邢未嘗會齊桓也附晉又微晉侯獲於韓而背之淮之會是也齊桓卒豎刁易牙之亂作邢與狄伐案伐他本誤作戎其同姓取之其行如此雖爾親庸能親爾乎是君也其滅于同姓衛案衛他本誤作魏侯燬滅邢是也齊桓為幽之會衛不至桓怒而伐之狄滅之桓憂而立之魯莊為柯之盟劫汶陽魯絕案絕他本作滅桓立之邢杞未嘗朝聘齊桓見其

滅率諸侯而立之用心如此豈不霸哉故以憂天下與之

隨本消息第九

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西狩獲麟曰吾道窮吾道窮三年身隨而卒階此而觀天命成敗聖人知之有所不能救命矣夫先晉獻公之卒齊桓為葵丘之會再致其集先齊孝未卒（案他本無卒字）一年魯僖乞師取穀晉文之威天子再致先卒一年魯僖公之心分而

事齊文公不事晉先齊侯潘卒一年文公如晉衛侯鄭伯皆不期來齊侯已卒諸侯果會晉大夫於新城魯昭公以事楚案楚他本作齊之故晉人不入楚國彊而得意一年再會諸侯伐彊吳為齊誅亂臣遂滅厲魯得其威案威他本誤作滅以滅鄫其明年如案如他本作知晉無河上之難先晉昭之卒一年無難楚國內亂臣弑君諸侯會於平丘謀誅楚亂臣昭公不得與盟案盟他本誤作明大夫見執吳大敗楚之黨六國於雞父公如晉而大辱春秋為之諱而言有

疾由此觀之所行從不足恃所事者不可不慎此亦存亡榮辱之要也先楚莊王之卒三年晉滅赤狄潞氏及甲氏留吁先楚子審卒之三年鄭服蕭魚晉侯周卒一年先楚子昭之卒年年與陳蔡伐鄭而大克其明年楚屈建會諸侯而張中國卒之三年諸夏之君朝於楚楚子卷繼之四年而卒其國不為侵奪而顧隆盛彊大中國不出年餘何也楚子昭蓋諸侯可者也天下之疾其君者皆起愬而乘之兵四五出常以衆擊少以專擊散義

之盡也先卒四五年案他本作四十五年誤中國內乖齊晉魯衛之兵分守大國襲小案他本無小字諸夏再會陳儀齊不肯往吳在其南而二君弒中國在其北而齊衛殺其君慶封刦案刦他本誤作切君亂國石惡之徒聚而成羣衛衎據陳儀而為諼林父據戚而以案以他本作已畔宋公殺其世子魯大饑中國之行亡國之跡也譬如於案他本無於字文宣之際中國之君五年之中案之中他本誤作中之五君殺以晉靈之行使一大夫立於蜚案蜚他本誤作棐林拱揖指撝諸侯莫敢不出

此猶濕之有拔也原註一作隰之有泮

盟會要第十

至意雖難喻葢聖人者貴除天下之患貴除天下之患故春秋重而書天下之患徧矣以為本於見天下之所以致患其意欲以除天下之案他本無之字患何謂哉天下者無患然後性可善性可善然後清廉之化流清廉之化流然後王道舉禮樂興其心在此矣傳曰諸侯相聚而盟案盟他本誤作明君子修國曰此將率為也哉是以君子以

天下為憂也患乃至於弑君三十一亡國五十二細惡不絕之所致也辭已喻矣故曰立義以明尊卑之分彊幹弱枝以明大小之職別嫌疑之行以明正世之義采摭托意以矯失案失他本誤作矣禮善無小而不舉惡無小而不去以純其美別賢不肖以明其尊親近以來遠因原註一作目其國而容天下名倫案倫他本誤作何等物不失其理公心以是非賞善誅惡而王澤洽始於除患正一而萬物備故曰大矣哉其號案號他本作別兩言而管天下此之謂也

正貫第十一

春秋大義之所本耶六者之科六者之指之謂也然後援天端布流物而貫通其理則事變散其辭矣故志得失之所從生而後差貴賤之所始矣論罪源深淺定法誅然後絶屬之分別矣立義定尊卑之序而後君臣之職明矣載定下之賢方表譕（案譕他本作無）義之所在則見復正焉耳幽隱不相踰而近之則密矣而後萬物之應無窮者故可施其用於人而不悖其倫矣是以必明其統

於施之宜故知其氣矣然後能食其志也知其聲矣而後能扶其精也知其行矣而後能遂其形（案形他本作刑）也知其物矣然後能別其情也故唱而民和之動而民隨之是知引其天性所好而壓其情之所憎者也如是則言雖約說（原註一作德）必布矣事雖小功必大矣聲響盛化運於物散入於理德在天地神明休集並行而不竭盈於四海而頌聲（案他本無聲字）詠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乃是謂也故明於情（案他本無情字）性乃可與論為政不

然雖勞無功夙夜是寤思慮惓心猶不能覩故天下案下

他本作不有非案非他本作罪者三示當中孔子之所謂非尚安知

通哉

十指第十二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大事變之博無不有

也雖然大畧之案他本無之字要有十指十指者事之所案他本無

所字繫也王化之由得流也舉事變見有重焉一指也見

事變之所至者一指也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一指也

彊榦弱枝大本小末一指也別嫌疑異同類一指也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一指也親近來遠同民所欲一指也承周文而反之質一指也木生火火為夏天之端一指也切刺譏之所罰考變異之所加天（案天他本作大）之端一指也舉事變見有重焉則百姓安矣見事變之所至者則得（案則得他本誤作得則）失審矣因其所以至而治之則事之本正矣彊榦弱枝大本小末則君臣之分明矣別嫌疑異同類（案類他本作異）則是非著矣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

能則百官序矣承周文而反之質則化所務立矣親近來遠同民所欲則仁恩達矣木生火火為夏則陰陽四時之理相受而次矣切刺譏之所罰考異變之所加則天所欲為行矣統此（案他本行矣下有切刺譏之四字無統此二字）而舉之仁往而義來德澤廣大衍溢於四海陰陽和調萬物靡不得其理矣說春秋者凡用是矣此其法也

重政第十三

惟聖人能屬萬物於一而繫之元也終（原註一作故）不及本

所從來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故人唯有終始也而生不必應四時之變故元者為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存乎天地之前案他本無前字故人雖生天氣及奉天氣者不得與天元本天元命而共違其所為也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為也繼天之所為而終之也其道相與共功持業安容言乃案乃他本作及天地之元天地之元奚為於此惡施於人大其貫承意之理矣能說鳥獸之

類者非聖人所欲（案他本無欲字）說也聖人所欲說在於說仁義而理之知其分科條別貫所附明其義之所審勿使嫌疑是乃聖人之所貴而已矣不然傳於衆辭觀於衆物說不急之言而以惑後進者君子之所甚惡也奚以為哉聖人思慮不厭晝日繼之以夜然後萬物察者仁義矣由此言之尚自為得之哉故曰於乎為人師者可無慎耶夫（案夫字下他本衍一之字）義出於經經傳大本也棄營勞心也苦志盡情頭白齒落尚不合自錄也哉人始生有

大命是其體也有變命案此下他本複衍有變命三字存其間者其政也政不齊則人案他本無人字有忿怒之志若將施危案政他本作致難之中而時有隨遭者神明之所接絶屬之符也亦有變其間使之不齊如此不可不省之省之則重政之本矣撮以為一進義誅惡絶之本而以其施此與湯武同而有異案他本無同字湯武用之治仁案仁他本作性故春秋明得失差貴賤本之天王之所失天下者使諸侯得以大亂之說而後引而反之故曰博案博他本誤作傳而明切而深矣

春秋繁露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百四十七子部

春秋繁露卷六

漢 董仲舒 撰

服制像第十四

天地之生萬物也以養人故其可食紧食也本作適者以養身體其可威者以為容服禮案禮也本誤作體之所為興也劍之在左青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鉤之在前赤鳥之象也冠之在首元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夫能通古今別然不然乃能服此也原註一作通古別今然後能服此也蓋

元武者貌之最嚴有威者也其像在右原註一作後其服反居首武之至而不用矣聖人之案他本無之字所以超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夫執介冑而後能拒敵者故非聖人之所貴也君子顯之于服而勇武者消其志于貌也矣故文德為貴而威武為下此天下之所以永全也于春秋何以言之孔父義形於色而姦臣不敢容邪虞有宮之奇而獻公為之不寐晉厲之彊中國以寢尸流血不已故武王克殷裨冕而搢笏虎賁之士說劍安在勇猛必

任武殺然後威是以君子所服為上矣故望之儼然者亦已至哉（案哉他本作矣）豈可不察乎

二端第十五

春秋至意有二端不本二端之所從起亦未可與論災異也小大微著之分也夫覽求微細於無端之處誠知小之為大也微之將為著也吉凶未形聖人所獨立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之謂也故王者受命改正朔不順數而往必迎來而受之者授受之義也故聖人能繫

心於微而致之著也是故春秋之道以無案無他本作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案原本無以王之政四字正諸侯之位五者俱正而化大行然書日蝕星隕有蜮山崩地震夏大雨水冬大雨雪隕霜不殺草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有鸜鵒來巢春秋異之以此見悖亂之徵是小者不得大微者不得著雖甚末原註一作其本末亦一案他本無一字端孔子以此效之吾所以貴微案他本無微字重始是也因惡夫推災異之象于前然後圖安危禍亂于後者

非春秋之所甚貴（案他本脫貴字）也然而春秋舉之以為一端者亦欲其省天譴而畏天威內動于心志外見于事情修身審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豈非貴微重始慎終推效者哉

符瑞第十六

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致者西狩獲麟受命之符是也然後託乎春秋正不正之間而明改制之義一統乎天子而加憂于天下之憂也務除（案務除他本誤作除務）天下所患

案他本脫患字而欲以上通五帝下極三王以通百王之道而隨天之終始博得失之效而攷案攷他本作攻命象之為極理以盡情性之宜則天容遂矣案矣他本作以百官同望異路一之者在主宰之者在相

俞序第十七

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原註一作深正天端王公之位萬案他本萬字下有物字民之所欲原註一作始下明得失起賢才以待後聖故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見案見他本作也王公史記十二

公之間皆衰世之事故門人惑孔子曰吾因原註一無曰吾字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為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案他本無明字故子貢閔子公肩子言其切而為國家賢案他本作資也其為切而至於殺君亡國奔走不得保社稷其所以然是皆不明於道不覽於春秋也故衛子夏言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君之案他本作子重任也故或脅窮失國揜殺於位一朝至爾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

道豈徒除禍哉乃堯舜之德也故世子曰功及子孫光輝百〈案此下自世聖王之德起至故其所善止共三百五十八字原本錯簡在第十八篇今據他本校正〉世聖王之德莫美於恕〈案恕他本誤作世〉故予先言春秋詳已而略人因其國而容天下春秋之道大得之則以王小得之則以霸故曾子子石盛美齊侯安諸侯尊天子霸王之道皆本於仁仁天心故次以天心愛人之大者莫大於思患而豫防之故蔡得意於吳魯得意於齊而春秋皆不告故次以言怨人不可邇〈案邇他本作通〉敵國不可狎

攘竊之國不可使久親皆防患為民除患之意也不愛民之漸乃至於死亡故言楚靈王晉厲公生弒於位不仁之所致也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春秋貴之將以變習俗而成王化也故子夏言春秋重人諸譏皆本此或奢侈使人憤怨

案他本脱子字

或暴虐賊害人終皆禍及身故子池言魯莊築臺丹楹刻桷晉厲之刑刻意者皆不得以壽終上奢侈刑又急皆不內恕求備於人故次以春秋緣人情赦小過而傳

明之曰君子辭也孔子明得失見成敗疾時（原註無時字）一世之不仁失王道之體故緣人情（案他本脫道之體故緣人情七字誤衍下文孔子曰吾因行事七字）赦小過傳又明之曰君子辭（案辭他本作亂）也孔子曰吾因行事加吾王心焉假其位號以正人倫因其成敗以明順逆故其所善（案以上係校正錯簡）則桓文行之而遂其所惡則亂國行之終以敗故始言大惡殺君亡國終言赦小過是亦始於麤糲終於精微教化流行德澤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矣亦譏二名之意

也

離合根第十八

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見其光高其位所以為尊也下其施所以為仁也藏其形所以為神見其光所以為明故位尊而施仁藏神而見光者天之行也故為人主者法天之行是故內深藏所以為神外博觀所以為明也任羣賢所以為受成乃不自勞於事所以為尊也汎愛羣生不以喜怒賞罰所以為仁也故為人主者

以無為為道以不私為寶立無為之位而乘備具之官案之官他本誤作官之足不自動而相者導進口不自言而擯者贊辭心不自慮而羣臣效當故莫見其為之而功成矣此人主所以法天之行也為人臣者法地之道暴其形出其情以示人高下險易堅奧案奧他本誤作災剛柔肥臞美惡累原註一無累字可就財也故其形宜不宜可得而財也為人臣者比地貴信而悉見其情于主主亦得而財之故王道威而不失為案為字下原本誤接世聖王之德云云三百五十八字乃係第十七篇錯

簡今已校正歸在前篇功及子孫光輝百下人臣常竭情悉力而見其短（原註一作所）長使主上得而罷使之而猶地之竭竟其情也故其形（原註一作無形字）宜可得而財也

立元神第十九

君人者國之元發言動作萬物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端也失之毫釐駟不及追故為人君者謹本詳始敬小慎微志如死灰形如委衣安精養神寂寞無為休形無見影揜聲無出響虛心下士觀來察往謀於衆賢考

求衆人得其心偏（案偏也本誤作偏）見其情察其好惡以參忠佞考其往行驗之於今計其蓄積受於先賢釋其讎怨視其所爭差其黨族所依為臬（原註一作宗）據位治人用何（原註一作苛）為名（原註一作明）累日積久何功不成可以內參外可以小占大必知其實是為開闔君人者國之本也夫為國其化莫大於崇本崇本（案他本脫下崇本二字）則君化若神不崇本則君無以兼人無以兼人雖峻刑重誅而民不從是所謂驅國而棄之者也患孰甚焉何謂本曰天地

人萬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養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禮樂三者相為手足合以成體不可一無也無孝悌則亡其所以生無衣食則亡其所以養無禮樂則亡其所以成也三者皆亡則民如麋鹿各從其欲家自為俗父不能使子君不能使臣雖有城郭名曰虛邑如此者其君枕塊而僵莫之危而自危莫之喪而自亡是謂自然之罰自然之罰至裹（案裹他本誤作襄）襲石室分障險阻猶不能逃之也明主賢君必於其

信是故肅慎三本郊祀致敬共案共他本誤作其事祖禰舉顯孝悌表異孝行所以奉天本也秉耒躬耕採桑親蠶墾草殖穀開闢以足衣食所以奉地本也立辟廱庠序修孝悌敬讓明以案明以二字他本作以明教化感以禮樂所以奉人本也三者皆奉則民如子弟不敢自專邦如父母不待恩而愛不須嚴而使雖野居露宿厚於宮室如是者其君安枕而臥莫之助而自彊莫之綏而自安是謂自然之賞自然之賞至雖退讓委國而去百姓繦負其子隨

而君之君亦不得離也故以德為國者甘於飴蜜固於膠漆是以聖賢勉而崇本而不敢失也君人者國之證也不可先倡感而後應故居倡之位而不行倡之勢不居和之職而以和為德常盡其下故能為之上也

體國之道在於尊神尊者所以奉其政也神者所以就其化也故不尊不畏不神不化夫欲為尊者在於任賢欲為神者在於同心賢者備股肱則君尊嚴而國安同心相承則變化若神莫見其所為而功德成是謂尊神

也

天積衆精以自剛聖人積衆賢以自彊天序日月星辰以自光聖人序爵祿以自明天所以剛者非一精之力聖人所以彊者非一賢之德也故天道務盛其精聖人務衆其賢盛其精而壹其陽衆其賢而同其心壹其陽然後可以致其神同其心然後可以致其功是以建治之術貴得賢而同心為人君者其要貴神神者不可得而視也不可得而聽也是故視而不見其形聽而不聞

其聲聲之不聞故莫得其響不見其形故莫得其影莫得其影則無以曲直也莫得其響則無以清濁也無以曲直則其功不可得而敗無以清濁則其名不可得而度也所謂不見其形者非不見其進止之形也言其所以進止不可得而見也所謂不聞其聲者非不聞其號令之聲也言其所以號令不可得而聞也不見不聞是謂冥昏能冥則明能昏則彰能冥能昏是謂神人君貴居冥而明其位處陰而向陽惡人見其情而欲知人之

心是故為人君者執無源之慮行無端之事以不求奪以不問問吾以不求奪則我利矣彼以不出出案出出二字他本作則彼費矣吾以不問問則我神矣彼以不對對則見出彼情矣故終日問之彼不知其所對終日奪之彼不知其所出吾則以明而彼不知其所亡故人臣居陽而為陰人君居陰而為陽陰道尚形而露情陽道無端而貴神

保位權第二十

民無所好君無以權也民無所惡君無以畏也無以權無以畏則君無以禁制也無以禁制則比肩齊勢而無以為貴矣故聖人之治國也因天地之性情孔竅之所利以立尊卑之制以等原註一作異貴賤之差設官府爵祿利五味盛五色調五聲案聲他本作音以誘其耳目自令清濁昭然殊體榮辱踔然相駮以感動其心務致民令有所好案好字下他本衍一必字有所好然後可得而勸也故設賞以勸之有所好必有所惡有所惡然後可得而畏也故設罰

以畏之既有所勸又有所畏然後可得而制制之者制其所好是以勸賞而不得多也制其所惡是以畏罰而不得（案得他本作可）過也所好多則作福所惡過（案過他本作多）則作威作威則君亡權天下相怨作福則君亡德天下相賊故聖人之制民使（案民使二字他本作使民）之有欲不得過節使之敦朴不得無欲無欲有欲各得以足而君道得矣國之所以為國者德也君之所以為君者威也故德不可共威不可分德共則失恩威分則失權失權則君賤失恩

則民散民散則國亂君賤則臣叛是故為人君者固守其德以附其民固執其權以正其臣聲有順逆必有清濁形有善惡必有曲直故聖人聞其聲則别其清濁見其形則異其曲直於濁之中必知其清於清之中必知其濁於曲之中必見案見他本作知其直於直之中必見案見他本作知其曲於聲無細案無細二字他本誤作之中知而不取於形無小而不舉不以著蔽微不以衆揜寡各應其事以致其報黒白分明然後民知所去就民知所去就然後可以致治

是為衆則原註一作副為人君者居無為之位行不言之教寂而無聲靜而無形執一無端為國源泉因國以為身因臣以為心以臣言為聲以臣事為形有聲必有響有形必有影聲出於內響報於外形立於上影應於下響有清濁影有曲直響所報非一聲也影所應非一形也故為君虛心靜處聰聽其響明視其影案影他本作形以行賞罰之象其行賞罰也響清則生清者榮響濁則生濁者辱影正則生正者進影枉則生枉者絀擘案擘他本作責名考

質以參其實賞不空施（案施他本作行）罰不虛出是以羣臣分職而治各敬而事爭進其功顯廣其名而人君得載其中此自然致力之術（案術他本誤作樹）也聖人由之故功出於臣名歸於君也

春秋繁露卷六